

yt/06/26



人 间 重 晚 晴 陆 昌

(原6.5公分×4.4公分,作者是省
政协委员、澳门美术家协会会员)

山高水长

陈文溯 林羽星

(原228公分×80公分,有“云山苍苍江水泱泱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”题词)



目 录

林飞雄事迹片断	林礼鑫	(1)
忍辱负重留丹心	文武斌	(13)
邓邦俊诗作六首	陈文球	(25)
刘健起义前后	杨 能	(28)
徐闻县国民党政府内幕	杨 能	(34)
徐闻匪患散记	黄秩同	(47)
茅园村早期抗贼活动	黄秀拔	(57)
高山岭下虎害多	吴俊杰	(60)
徐闻冤塚见闻	欧大庚	(62)
明清时期徐闻是海防要地	潘建义	(65)
徐闻县城发现康熙有为墨迹	文 志	(68)
清末知县许南英	陈文球	(69)
《徐闻县公署布告》考析	胡剑豪	(73)
民国初年徐闻历任县长拾遗	吴 凯	(76)
徐闻图书馆修造并购册笈捐引	文 志	(77)
陈济棠执政时在徐闻做的二件事	云文光	(78)
诗四首	余国智	(82)
徐闻县水稻生产史话	薛恒业	(84)
漫话徐闻土著	骆学光	(90)
历史悠久的徐闻城	吴 骆	(93)
徐闻登云塔	邓开朝 吴 凯	(96)
朝议大夫墓及国封亭	文 志	(99)
何莘家宅及其书楼	吴 骆	(101)
徐阳八景诗注释	宋毓觉	(104)

林飞雄同志事迹片断

林礼鑫

林飞雄同志是徐闻革命的播种人，他牺牲个人利益，为了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，事迹很多，这里仅撰写其中一些片断，以示纪念。

一、家庭景况

林飞雄，原名林成道，字飞雄，又名林康道、林逸生，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出生于徐闻县下洋乡地塘村。父亲林春典，字伍诗，排行第二。大伯叫林春魁，捐了个贡生，叫“林贡爷”，别号“土贡”。大伯无子，由林飞雄过继。伍诗亲生三男三女，一家生活稍为富裕。到了林飞雄、林隶华、林树松长大上学时，林飞雄与学友交往日多，家庭开支大，生活有些吃紧。一九四〇年春，我地下党和革命青年开始在林飞雄家接头。后来这个家成为一个交通联络接待站。林伍诗当着儿子说：你们这样做能成功吗？林飞雄同志总是耐心教育他老人家，指出国民党政治腐败，横征暴敛，拉丁勒税，失尽民心，而中国共产党英明伟大，代表贫苦人民的利益，一定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，革命一定能胜利。林伍诗认识了革命道理，对来往的同志更加亲热。他认为林飞雄所交的朋友，都很有知识，很有才华。林飞雄与这些人交往，今后很有希望。当时徐闻地下党特派员钟培庄（又名庄梅寿），经常到林伍诗家作客，有时一住就是三、五天。庄梅寿同志夜间和他闲谈时，往往从国际形势

谈到国内形势，从苏联红军如何为民谈到国民党的腐败无能，以及国民党反动派在对日作战中，如何逃跑退让，如何加紧反对共产党八路军抗日等。林伍诗听后非常钦佩，认为庄梅寿同志博闻广见、深知世情，才华可嘉。他总是把庄敬为上宾，不但妥善安排食宿事宜，而且在临走时还解囊相助，供给旅费。林伍诗就是在庄梅寿和林飞雄等的教育启发下，改变了过去的观点，积极支持林飞雄的工作。凡是到过他家的人，都认为林伍诗夫妇是革命的好父母。

一九四四年冬，林飞雄家里养了几头肥猪。他对父亲说：这几头猪不能卖。过春节还要多做一些年糕，我有安排。一九四五年农历正月初一（二月十三日），他领回雷州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一大队，共300余人，把全部肉猪杀掉供给全体战士吃用，把全部年糕拿出来让全体指战员过了一个好春节。

正月初八日，边坡之战打响了，林伍诗将家里的存药砒霜藏在身上，准备一旦不幸被捕时服用，免遭敌人的侮辱和施使抓父逼子的诡计。边坡一仗失利后，部队撤走了。二月二十二日（正月初十日）陈桐指深高定一、高再细带兵，到地塘围剿。林伍诗的房屋被烧毁，田被没收，全家被通缉。他同老伴一道逃到海康东里的荒坡野岭上栖身，以翻番薯、摘野菜、做什工、当“土工”为生，老伴还带着二个小孩沿街讨乞，三饥两饱，含辛茹苦，但仍矢志不移。林飞雄同志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，也先后投身革命。弟弟林树松一九四四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妹妹林永华在海康卜格搞革命活动，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三日被国民党逮捕。林永华在狱中坚贞不屈，最后被守狱士兵营救出狱。小弟弟林树柏一九四五年后国雄林飞雄同志在遂南区参加了革命，后来也参加了中国共

产党。一九四七年，党组织设法把林伍诗安排到一个小村当私塾教师。这间私塾学生不多，由学生合送薯干为酬金，仅可支持伍诗个人的最低生活，他老伴带两个小女孩，仍以翻番薯、摘野菜为生，坚持到解放。

一九五〇年林伍诗带着老伴及两个女孩回到故乡地塘村，自己动手扎一间茅屋栖身，二个女孩也先后参加了革命。一九五二年土改时，林伍诗被错划为地主，被拖到各地游斗。生活无着，靠挑柴为生，还是吃野菜、葫芦叶。无钱买熟烟，用木瓜叶，大薯叶等代替。被拉去斗争全日时，就要挨饿。在一九五四年春，因感冒无钱服药，不能挑柴，林伍诗和老伴相继饿死。一九八一年十一月才落实政策划为贫农。

二、青少年时期

林飞雄从小机智勇敢、爱憎分明，见义勇为，对贫苦大众，富有同情心，办事果断，雷厉风行。那时，徐闻土匪作乱，民不聊生。林飞雄同小伙伴们玩耍，喜欢演“打土匪”游戏，他总是扮演“打土匪”的指挥者，带头冲锋陷阵，每每“负伤挂彩”，但他总是坚持“攻破匪穴”，凯旋而归。在小学读书时，他的成绩优良，父亲很喜欢他。他想踢足球，学校没有球，就以买书为由向父亲要钱，却去买了足球，组织同学玩。后来父亲知道了指责他，他却说：“打球是为了锻炼身体，如果没有好体格，就算读了满腹经纶，一支鸡毛也举不起又有何用？”父亲默认了，更加注意观察他的学习成绩，年终考试他的成绩仍属优良。林飞雄八岁那年，随父亲

（乡村教师）到下港村小学就读，有一天海关的“缉私船”在海面追赶一只煤油走私船，追到下港村时，缉私兵上岸进村随便抓人，林飞雄父亲和村中两名群众被抓住捆在树上。这时村中的人纷纷逃走，可是林飞雄却机智沉着，趁缉私兵追捕抓人之机，冒险用小刀割断绳索，救出父亲和那两位群众。

一九三三年秋，林飞雄进入下洋高小读书，他有瓦房不居，搬到家中另一间偏僻的茅屋中独居。他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摆好书台，台上堆满各种书籍，墙上挂着横笛、直笛、月琴。寒暑假期间，白天除了适当的读书之外，专门学习歌曲和乐器，夜间却如饥便渴地独自读书，求知的欲望很强。在这段时间，他常到他父亲所教的李宅小学去给学生教唱歌曲，很受学生们的欢迎和爱戴。

三、寻找真理，走上革命道路

一九三五年七月，林飞雄在下洋高小毕业，考进省立雷州十中（后改名为雷州师范）就读。当时雷州十中学生要求抗日的情绪很高涨，他也积极参与学生运动。一九三七年冬，他同进步同学陈醒亚、唐才尤、唐多惠、莫怀、沈潜、卜国桂、于竹林等，合资在雷州城创办了雷州图书杂志社，开办书店，销售进步书刊，传便抗日救国的革命思想。一九三八年七月，林飞雄在雷师毕业后，毅然参加到邓麟彰、唐才尤等组织的抗日救亡工作宣传队，在雷州城、乌石、徐城等地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。是年秋，中共广东省委派遣共产党员黄其江、陈其辉两同志回到遂溪，组织“遂溪县青年抗敌同志会”（后简称为“青抗会”），林飞雄闻讯，立即参加并

被派到遂溪泮塘小学任教。他一到学校，就教唱抗日救亡歌曲，组织歌咏队，开办夜校。他编写的墙报内容很丰富，有雷歌、诗歌，抗日歌曲及抗日论文等。他还到校外去组织农会、妇女会、儿童团、农民自卫队等。他样样都干得很出色，使附近的小学教师都慕名到泮塘来参加学习。一九三九年上半年，陈少莲、王素如两同志也慕名到过泮塘小学参观学习。陈少莲同志就是在参加学习中认识林飞雄，成为终身伴侣的。林飞雄和同校的黄琴同志在泮塘小学的活动，震动了遂溪县国民党当局，伪县长玉辉便指使一些无赖之徒诬告林飞雄、黄琴等同志，企图以此破坏“青抗会”，撤消林飞雄等的教师资格，解散了夜校。林飞雄同志布置黄琴同志以“被告”身份公开出庭辩护，在法庭上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日真反共的罪恶阴谋。黄琴质问法官：“教师组织青年男女上夜校，读书识理，有什么罪？”“国民党不抗日，我们号召民众组织起来打倒日本保家卫国有何罪？”“难道当教师者宣传抗日救亡有罪么？……使伪法官无法定案。当时法庭内外挤满青年学生和商民绅士等旁听，看到法官被驳得脸红耳赤，只得宣布散庭。青年学生立即欢呼：“我们胜利了！胜利了！”这一事件，大大提高了“青抗会”的威信，消息传遍了整个遂溪地区，青年群众无不欢呼雀跃，奔走相告。林飞雄在斗争实践中，思想觉悟迅速提高，工作积极，成绩显著，一九三九年下半年，由邓麟彰同志介绍，光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

四、开辟新区

一九三九年，我们地下党的遂溪“青抗会”组织了一次

反汪大会，林飞雄同志也参加了这次大会。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惊，强令解散“青抗会”，并追捕积极分子。党组织为了保存力量，指示已暴露身份的同志到各地隐蔽，林飞雄同志也奉命返回徐闻下洋中心小学任教。当时的徐闻，还没什么革命基础。林飞雄同志为了开辟新区，知难而上。他利用学校为阵地，宣传抗日救国思想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反共投敌的阴谋，团结师生，出墙报，教唱革命歌曲，如“全国总动员”、“牺牲已到最后关头”、“松花江上”、“保卫祖国”、“黄河大合唱”、“义勇军进行曲”、“大刀进行曲”、“游击队员之歌”等等。他还组织师生上街下乡演出抗日话剧、街头剧独幕剧等宣传抗日演讲等。他把原来学校每星期一召开的纪念会改为演讲课，让学生轮流上讲台练习演说，其内容都是动员全体民众，组织起来，一致抗日、剿除汉奸、保家卫国，立志救民于水火。学校教室内外的墙壁和围墙上都写上“人民大众组织起来，保家卫国”、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等抗日标语。与此同时，组织学生上街宣传抵制日货。通过宣传，下洋墟街道及四周，到处都看到被缴弃的日本货。同时，林飞雄同志还把自己爱人文如凤（病故）和小妹林隶华带来学校读书，又发动下洋附近的几个村庄五、六个青年妇女上学念书。课余，他组织带领学生到附近的净坡园、姑村、边坡、下港等村庄开办夜校，组织青年男女学习文化，教唱革命歌曲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。这使国民党徐闻当局大为震惊，指令下洋小学校长莫克勤首先出头反对。莫克勤说：“学生要规规矩矩读书，不要到处乱跑乱窜，抗日的事有上头管，学生的任务是读书”。对抗日宣传的行动百般指责，严令停止，甚至制造流言蜚语，攻击林飞雄同志带领学生宣传抗日救国是“不务正业”，“误人子弟”等。

莫克勤的这种无理指责和恶毒中伤，激起了全校师生和社会青年的义愤。在林飞雄同志的组织领导下，下洋小学闹起了第一次学潮。全校师生一齐动手，书写大字标语，画漫画，一时间从学校到下洋街道，到处张贴要求抗日、反对卖国和打倒莫克勤的标语、漫画。在学生的努力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，莫克勤终于身败名裂，被迫解职，灰溜溜地离开了下洋中心小学。

一九四〇年五月间，雷州特委陈恩同志考虑到林飞雄同志不宜在当地过早暴露身份，决定将其调往遂溪，直接在特委领导下开展革命工作，另外介绍一些地下党及革命青年到徐闻，再由林飞雄同志安排到各地，以教学为掩护开辟徐闻新区。一九四一年春，地下党员何少英（何婉莹）、谢然（谢兆秀）到下洋小学任教。四二年，陈兆荣、支秋玲等同志也被介绍到后村小学教学。是年上半年，陈兆荣同志在后村小学建立了徐闻特别支部。同年六月，郑质光同志在谢然、何婉莹同志的教育培养下，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，成为徐闻县第一个在本地入党的共产党员。

为了进一步发展徐闻革命力量，林飞雄同志按党组织的指示，通过各种渠道打进了伪徐闻县府任事务员，同时参加徐闻党组织的领导工作，其爱人陈少莲同志也到附城石岭小学教书，以此为指点进行革命活动。林飞雄同志在四个月的时间内，利用事务员的公开身份，走遍徐闻的下洋、前山、龙塘、曲界、下桥、锦和等地，争取到了很多农村小学同意安排地下党及革命青年任教，为徐闻革命作了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。不久，他的活动被伪县长陈桐所怀疑，便自动辞退职务，到前山中心小学任校长。

五、发展革命组织

一九四三年起，徐闻党组织秘密串连基本群众，收集、购买枪枝弹药，建立地下抗日游击小组，培养和吸收了张宗彩、方野、谭国强、杨奕生等四位同志为中共党员。四四年，又吸收李有、林树松等两人入党。他在组织游击小组的过程中，深感枪枝收集的困难，因此，毅然决定把家中几十亩小坑水田卖掉，把一部份钱购买枪枝弹药，其余的做为党的活动经费。边坡村的张典相在组织游击小组时，由于枪枝不足，感到为难，林飞雄又拿出祖尝钱聘请工匠修理旧枪枝，僱请铁匠铸造三叉、长矛。

他的活动震惊了国民党当局，陈桐亲自写信恐吓林飞雄及其父亲林伍诗，其大意是：你的儿子林飞雄，如不及时制止约束，让其到处乱跑乱窜，为祸不浅，以后悔之不及，要责令其返县府当官，视听其教诲等等。可是林飞雄同志及其父亲不买他的帐。一九四四年农历三月，前山墟演琼剧，林飞雄同志组织学生登台宣传抗日救亡。前山镇长黄尔昌出面制止。五月间，黄尔昌奉县长陈桐之命，下令撤消林飞雄的校长职务，并限期驱逐外来教师出境。林飞雄立即组织高年级学生一百余人，由杨奕生带领质问黄尔昌：“我们校长犯了什么罪？你们为什么撤他的职？”“教师宣传抗日，有什么罪？”“日本侵略者实行‘三光政策’，你们不抵抗，人民自己组织起来保家卫国，有什么罪？”“你们驱逐教师，我们学生失学怎么办？”闹得黄尔昌下不了台。林飞雄同志在这种情况下，提前考毕业试，把毕业证书发到学生手后，

就向全校学生告别，撤出学校。

虽然如此，林飞雄同志不气馁、不屈服，仍继续在上东区加紧地下活动，大力发展游击小组，布置军事训练。地塘村游击小组练习瞄准、打靶、卧倒，认识地形地物。边坡村则利用祖尝钱杀猪歃血，在村中游行演习。下港村枪枝少，就利用童子军棍代替枪支操练。到一九四四年底止，建立起游击小组的村庄有地塘、边坡、下港、后村、黄塘、内村、凼、净坡园、姑村、西尾湖、坎下、三河、曾家、昌挖、龙群、北良农场等，共有队员二百余人，枪枝一百余支。

六、下洋起义

一九四五年一月，南路特委书记周楠同志传达了南方局重庆会议的精神，在雷州半岛敌后，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、独立自主的武装力量。根据这一指示精神，必须立即在徐闻建立起抗日游击队。要建立抗日游击队，就必须敲掉一些主要的绊脚石，如下洋后禄村的张声、张光斗、张达德，湾子村林栋，下港村陈杰民等，都是徐闻县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主要骨干，这些人不解决，即使游击队建立起来，也难于活动。同时，由徐海公路以西已成为日军的活动区域，陈炯伪政府已搬到曲界的赤岭西松。对我党地下游击队活动的压力就更大了。

林飞雄同志根据这些实际情况，于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日，带两名游击小组成员到东海找南路特委会报。南路特委根据遂溪黑泥塘和吴川县武装斗争取得胜利的经验，决定派出雷州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一大队（支仁山、廖培南为正副大队长，唐多惠为政委）南下徐闻，帮助徐闻建立游击队。二

月十二日晚（即农历四四年十二月三十日晚），游击大队由海康、新寮乘船，向徐闻的下洋地塘村进发，在地塘村度过农历正月初一。当晚，兵分三路出发把后禄村国民党连长张声、前任镇长张达德、湾仔村现任镇长林栋、下港村国民党县政府民政科长陈杰民等六人镇压了。接着部队在下洋附近作小规模活动。正月初二日，国民党县长陈桐带领刘健大队，由锦和地塘进击，但扑了空。陈桐把该大队拉到前山隐蔽起来，集中雷州三县国民党兵力围剿。二月二十日（农历正月初八日），我军拉到边坡村集中，准备帮助徐闻建立抗日游击队。上午十时许，正当边坡、田西湖、含口等村庄地下游击小组的革命青年纷纷前来报名参军时，陈桐纠集的遂溪、海康、徐闻三县反动军队（包括唐钦明、谢龙雨、何连诗、陈邦、戴勉、刘健等六个大队，约一千余人）突然向我军进行三面夹攻，企图将我军逼进东海面吃掉。我军顽强抗击，战斗非常激烈。下午五时许，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，我军撤出战斗，向坎下集结，跟着转入海康境。此战由于领导缺乏经验，仓促布置撤退，造成很多同志失掉联络。

七、为革命献身

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，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，南路形势发生很大变化。国民党当局为镇压南路革命，调遣美式装备四个师的兵力进驻三雷，大肆实行清乡“围剿”。为保存革命实力，南路特委决定撤退一部分干部，组织老一团西征，留下一部分干部继续坚持地下斗争。

林飞雄同志是留下遂溪南区继续坚持斗争的。面临这艰

难复杂的局面，林飞雄同志勇挑重担，不悲观，不气馁，以革命的乐观主义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，在上级党委领导下，团结全体地下工作人员，依靠广大群众，认真整顿党组织和群众组织，纯洁队伍，带领群众进行机动灵活的斗争，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，扩大了革命活动区域，为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做出了贡献。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的三年多时间里，林飞雄同志担任遂南区委书记、区长，遂南县工委委员等职。在这艰苦困难的日子里，经常缺吃少穿，一套单衣东奔西走，但他从不考虑个人得失，仍斗志昂扬与敌人周旋。有一次，被敌人追赶时跌倒在水田里，田泥浆溅了一身，没有衣服更换，一直穿到泥浆脱落。他洗衣服时，往往是私自到野外，解下洗净晒干，穿着再返回。他沉着坚毅，在他的领导下，遂南建立起坚强的区、乡、村党组织、民主政权和人民武装，分化、瓦解和拔除了敌人在沈塘、通明、客路、卜扎等地的区、乡、保政权和反动武装，建立起四通八达的交通、情报、联络网，创办了地雷厂、医务所，他还发动群众进行“让耕”，反对国民党的“三征”，开展减租减息、退租退押等斗争，使遂南区成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。

国民党南路当局把遂南区视为眼中钉、肉中刺，多次纠集国民党保安团和地方武装联合扫荡。林飞雄同志经常带领区、乡队配合我主力部队，袭击敌人据点，使敌人损失惨重。一九四八年初，国民党南路剿共总司令张君崇集中国民党正规军三个团两千余人，配备大炮十余门，轻重机枪八十余挺，从四面八方围剿遂南区，对吴村、平衡、卜格一带更是进行铁桶式的合围，企图彻底摧毁我民主政权，歼灭我主力部队和我地方武装，捕押我地下工作人员。但在我主力部队的配合下，全区军民同心协力，终于粉碎了敌人的围剿。

林飞雄同志在沈塘、卜格村一带工作，有两次险些被敌人逮捕。他曾布置蔡修权等三家在屋内挖地洞，在必要时隐蔽起来。在被敌人围剿时，他首先组织群众撤退，自己最后才撤离。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三日，国民党进剿卜格村，企图逮捕林飞雄和陈少莲（当时她怀孕将分娩）。陈少莲藏到地洞里才得幸免。这天，高梅村的林隶华和两位群众不幸被捕，林飞雄同志迅速布置营救。布置妥当后，他立即起程到东海西山村（边纵司令部所在地）参加南路特委会议。

会议结束后，由交通员沈兆琪驾驶一只交通渡船，把林飞雄同志送返遂南区。同船的有保卫员蔡修科和沈斌同志的保卫员沈章仔，以及沈华，陈昌悦，何集章等十人。渡船由西山港开出，驶到东海九曲湾（即调琴港头）时，与国民党谢龙裕的八、九艘运粮大船相遇，其中有一艘较快的运粮船命令渡船停船检查，并迅速追了上来。沈兆琪把渡船转头靠岸，让大家下船涉水登岸。敌船的机枪立即向渡船一齐扫射过来。林飞雄同志左眼已坏，看不见东西，下水后腿部先中一弹，接着胸部又中一弹，倒卧在水中，壮烈牺牲了。是日，尸体被抬回来，由沈斌同志亲自埋葬于调熟村附近一个山坡的凹处。林飞雄同志牺牲的时间是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三日下午四时许（粤挂边纵电报时间），终年二十九岁。

林飞雄同志光荣牺牲的噩耗传到遂南区及徐闻各地，群众和干部无不为之痛哭流泪。林飞雄同志的一生，是革命的一生。他是公而忘私，大义灭亲，见义勇为，勇挑重担，不怕困难，不屈不挠的坚强的革命战士。林飞雄同志的光辉形象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，激励着我们为四化建设而奋斗！

徐闻革命的播种者，徐闻的党创始人之一的林飞雄同志，永垂不朽！

忍辱负重留丹心

文武斌

按：文质彬又名文焕章、文造时，后取母姓改名张轲。1920年5月出生于徐闻县下洋区桐挖湖村，1975年10月卒于四川省渠县。文质彬在中学读书时，因宣传抗日、追求真理，两次被开除出校。而后却身陷泥潭，充当国民党反动派的巡官。但他终于走上革命的道路，为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少的贡献。他的道路是曲折的。解放后，他虽然屡遭挫折，但党和人民是理解他的，当春天到来之时，冤案终于昭雪。本文是文武斌为他哥哥写的小传。文章具体细腻，流畅自然。这里节录发表，希望读者从中得到启发，多为我县的人物写点细腻翔实、情真意切的文字。同时也对文质彬同志略表悼念之情。

为救国 落泥潭

一九四二年九月间，我父亲忽然接到他的来信，要求我父亲马上到西营来，有要事商量。我父亲心里七上八下，急急忙忙地搭了陈宅一熟人的载货木船到了西营。他和父亲在当时的“九八行”里谈了两天两夜。他兴奋地告诉父亲说，他在叶华裕的介绍下，考上了“抗日战地工作团”，立

即要北上抗日救国去了。父亲开始觉得这的确是个好消息，但背井离乡，前程难测，表示不同意。父亲说，抗日救国是对的，国破家则亡，但离家太远了。他说只要能抗日救国，什么也不怕了。父亲说，你改名文造时，听人说你有野心，要当官，人家说对了啦！他说有官当然可以做，但主要是为了实现抗日救国的理想。他说过去被开除，被勒令退学，都是因为要抗日救国。现在抗日救国的机会到了，为什么又不去呢？我们不能当好龙的叶公啊！何况你常说：“有为男儿，志在四方”呢。父亲说，不管怎么样，你绝不能干对不起乡亲故友的事，绝不能学刘禅，“乐不思蜀”，忘了我们穷人的根本。他保证一定做到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，海枯石烂不忘本。就是当了官，也要当抗日救国的官。我父亲是个老实厚道的农民，虽知道他说的这些话，其中有夸张的成分，但细想起来，也是合情合理的。特别是加上舅父没钱支持他继续读书了，也就同意了。父亲回家时，带回两大网篮的书籍，其中有艾思奇、邹韬奋、鲁迅、郁达夫等的著作，约有一、二百本。妈妈知道这件事后说：怪不得几年来常有人来说媒，多好的姑娘，他都不答应。原来他早准备远走高飞了。唉！

后来方野等同学又来劝他。劝他留下为桑梓解放出大力。他说桑梓之事，有林（飞雄）、谭（国强）和你们就够了，何况当务之急是上前线抗日救国呢？赶走日寇，解放祖国，桑梓之事就好办了。双方舌战了一阵，夜深了，才不欢而别。

可是当他随着那所谓“抗日战地工作团”北上，经汉口要转入四川重庆时，他那火热的心，马上凉了。他那高昂的头，顷刻垂下，周围的一切也随之黯然失色。登船后，他徘徊